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惟實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李思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惟實集　　　　　別集類四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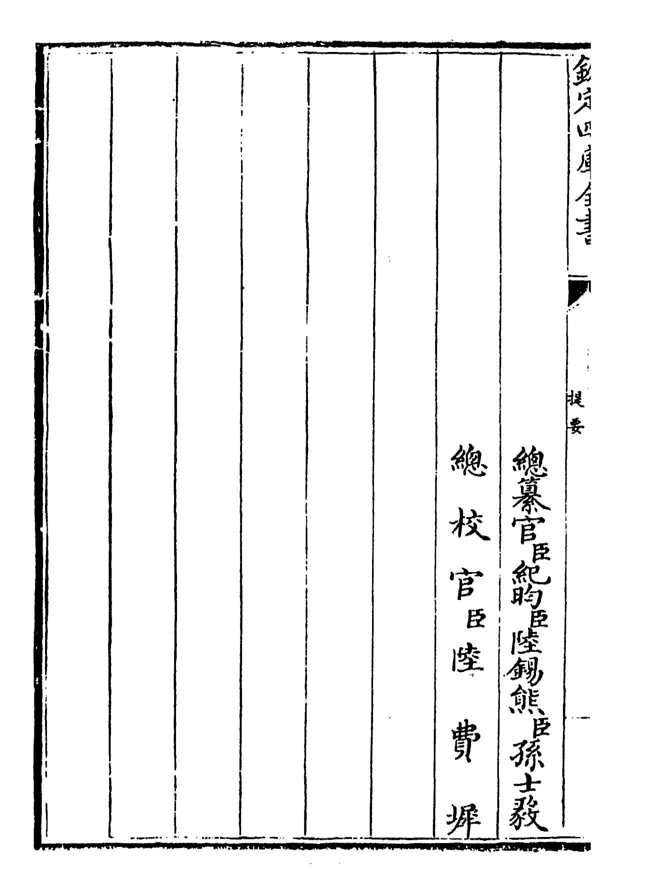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惟實集七卷附録一卷元劉鶚撰鶚字楚奇永豐人皇慶間以薦授揚州學録累官江州總管江西行省參政守韶州以贛寇圍城力禦不支被執抗節死其事甚烈明初修元史失于採録不為立傳併佚其名近

郃遠平作元史類編始為補入忠義傳然亦僅及其死節事其生平行履則已不可考矣集為其子遂述所編初名鸞溪文獻其稱惟實集者葢本其祖訓以詩道貴實之語也鷄官翰林修撰與虞集歐陽元揭徯斯等遊所居浮雲書院諸人皆有題詠元為序其文集稱其詩六體皆善徯斯序亦謂其高處在陶阮之間雖友朋推挹之詞例必稍過其量然

今觀其集大都落落不羣無米鹽齷齪之氣可以想見其生平二人所許亦不盡岀標榜也且鷄身捍封疆慷慨殉國千秋萬世精貫三光即其文稍不入格亦當以其人重之況體裁高秀風骨清遒實有卓然可傳者乎外集二卷皆前人序記輓詩乃其裔孫于廷等所重輯今仍附之集末以補史傳之闕漏焉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惟實集卷一

元 劉鶚 撰

請旨益師疏

臣劉鶚奏為請旨益師事天下之師有勞而衛者有逸而樂者其勞逸之不同將謂將之智愚分乎師之强弱異乎不然何勞者之終於勞而望逸者之憩而不得也勞固可以勞終逸獨不可以勞見乎臣聞措社稷於泰

山之安而河海不揚波者必馘其奸首使魑魅之徒烽烟絶滅然後可以久安長治也上令仁澤博施輕賦薄徭愛恤人才設參政二十四禦其險要撫於外而佐於内矣臣雖至愚前此職任翰林修撰親承命令宣布政治鞠躬數載而受恩汪濊是臣猶在天地之中戴天而不知其高履地而不知其厚也今者洞獠作亂詔守韶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兢兢焉祇爲國家是計民生是安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決不敢二三其志以負我皇

上優隆之至意於是臣男劉運以經歷而陞掌元帥事日試士卒偕將李如璋等力戰數月獠賊逃遁思悉平之以杜後患奈環部皆山林深樹茂泉湧石巖人不能扳援而上馬不能振威而進爰分兵各崖下各谿間相應攻之勞勞刁斗擾擾干戈軍之困於戰者衆矣勦洗巢穴殲其渠魁散兵多而主兵少此崖敵而彼崖之師有難跋峻而救彼崖戰而此崖之師鮮能越川以往臣即日夜旗鼓夾道虎帳張懸用五火之攻行九地之術轉

圜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按形據勢斬賊首而奏凱自料兵少而將寡願陛下宥臣當死之罪念臣汗馬之勞苦耄年之烽壘勑令司戎發江潞之士卒沿省之人馬餉糧按期賫給韶部之人民見之聞之咸曰兵益也將廣也我王撫綏百姓之心切也猺賊雖有邪奸狡出奚能當我中夏秉忠抱義濟濟將吏況易有曰王三錫命長子帥師猺賊勦而民風和將來深宮可以揮紘而理藎臣報國之心誠而望援之師急願臣冒死奏請

幸切勿以臣言爲謬臣死而不敢忘臣劉鶚草茅微賤

罔識忌諱謹奉疏以奏元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日

直陳江西廣東事宜疏

右臣鶚伏以比歳逆賊嘯聚顆黨併合醜類多方告警

焚我蘄黄陷我江州諸路守臣皆棄城而逃遁總管李

黼以無援而戰死臣履任之日濬治城池繕修器械召

募丁壯分守要害偕諸將士百計捍禦雖事勢窮蹙之

日宜爲安疆定國之計者也數年之内强寇稍却民賴

安居十七年荷蒙聖恩授臣廣東廉訪副使聞命之日星夜奔馳度嶺而南修城濠繕甲兵仰仗天威軍士稍集民志得寧十九年遷臣守韶整頓軍旅撫綏地方城郭完固猺獠遁避謹將江西廣東兩省事宜為陛下直陳之江西以鄱陽為襟喉以江州為輔臂表臨吉贛當楚粵之要衝撫建廣饒控閩越之關隘至於龍興名為省會居中應外宜慎簡良帥增設重兵諸郡有警則分兵援之至於各府則修築城池固守隘口團練堵截糧

餉既裕兵氣自奮誠能於九江湖口各增一營衛備兵捍衛各置戰船百艘相為應援則荆陽諸盜不敢窺九江湖口而臂指相應矣建昌信州又於關隘謹以烽堠守以重兵則藩籬固而閩浙一帶不得越境而冦矣若乃廣東五嶺之外號為四塞由南雄可向荆吳由惠潮可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總廣東一省列郡為十今分為三路東則惠潮中則嶺南西則高雷此三者皆要衝也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

合哭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爲今之計東路官軍必屯柘林以固要津中路之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窺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西路對日本倭島暹羅諸番變生肘腋是西路所當急爲經畫者又烏可緩哉然臣今日所言者悉地方之要害而國之所患者由邊備之防弛臣竊慮今日之大勢亦岌岌矣自紅巾賊劉福通起兵於汝頴大爲心腹之患焚蘄黄陷江州是不獨江西一省也方國珍聚衆海上屢降屢叛焚

掠沿海諸郡又不獨廣東一省也夫李黼之死於徐壽
輝孤城無援也台哈布哈之死於方國珍駐海兵單也趙
勝普戰湖口而行省臣星吉死之張士誠據高郵而知
府李齊死之凡若此者既不能深防曲慮以消禍患於
未然又不能選將練卒以圖恢復於目前天下之弊起
於因循而成於蒙蔽州郡告警而方鎮不以為然也方
鎮告警而內部不以為然也夫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大
臣不以聞主上不得知其患可勝言哉臣願陛下嚴簡

擢之法省条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嚴刑威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格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芻糧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嫺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八荒之遠六合之廣皆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若江廣區區之地又何必深長慮哉敢撫其大端約其形勢惟陛下斷而行之耳臣誠愚昧不識大計犬馬惓惓惟陛下俯賜覽觀幸甚元至正二十二年四

月

存心論

太虛者天也氣化者道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由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心也者所以盡性體天而默運夫道者也曰德曰仁曰誠曰敬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耳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性則原其心之所由成言情則驗其心之所由發有志於聖賢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也

世之人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大或放焉而罔覺天理既喪人欲漸熾因之處貧賤而移處富貴而淫義命之不知廉恥之不顧淪於嗜慾攻取之途浸淫沉溺茫乎其莫返孟氏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也非實也政事功業外也非内也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内矣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

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夫心惟能存乃大故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之人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由養心而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噫其要矣

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踐形論

參天地者人也稟五行者氣也氣以成形而理寓焉蓋無形者理有形者物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中而體無形之妙是以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空語下

而不泥於形器則仁義立而與陰陽剛柔合同而化於道矣衆人牿於氣禀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聖人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推之仁敬孝慈信無一不止於其所是形色本然之理施而悉合焉顧自二儀既判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渾然一體

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物而不見其不足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息皆與道為體者也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强不息焉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由是觀之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

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參贊位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論

天地之間元氣流行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聖人之心與天同體故無時而不樂也豈以富貴貧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何者天之所賦我大而物小聖人見其大而忘其小耳見其大則心泰而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然必曰不義

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不覩之太虛乎湛然空明無物不照仰焉而莫窮其紀彼浮雲者倏聚倏散而於太虛毫無所礙聖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視富貴漠然無動於中亦若是而已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理窮焉而後樂也性盡焉而後樂也命至焉而後樂也此則聖心之真樂也周子所謂無欲故靜程子所謂有主則虛故能彌綸天地出

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而烏能究其道之所至又安能窺其心之所樂爲何如哉

回也不改其樂論

人患不知道也不知道則跼天蹐地而一身無所容於是覺天下之物皆大而我獨小夫我小而物大將只見物不見我其於世之崇高富貴視之巍巍然即躬處優裕而此心常歉然不自足將戚戚者終其身而無窮期矣顔子則不然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

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故凡目之所覩耳之所接身之所履境遇之紛乘事勢之困迫世故之震撼千態萬狀而莫之紀極舉夫一切可驚可愕可憂可喜之端而其心安然不動處之以泰然而無不足又何簞瓢陋巷之足以累其心哉夫境自外至者也心自内生者也心有未純由道有未充耳道之未充則境爲身累身爲心累不特簞瓢也陋巷也是則富亦可憂也貴亦可憂也以視古之履天

位而不疚被袗衣而若固有者其相去爲何如哉故謂顔子之樂非樂貧也但不因貧故累其心而改耳如以爲樂貧將使顔子進而居帝王師相之位其樂豈遂不可問乎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孔子所以賢之也昔二程受業於周茂叔令尋孔顔樂處明道未得其要汎濫於百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於六經而後得之噫欲尋孔顔樂處如是有其要則學孔孟之學者可不究心於此以求至於道也哉

浴沂風雩詠而歸論

天地和則萬物順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則又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具此含弘之量胞與之懷安有物我内外之間哉然而能志此者鮮矣孔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耶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髮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茍有見乎此則出王游衍

皆天也暮春之日物生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童冠偕而長少有序也沂水舞雩選勝而登臨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未幾而夕陽在山好音過耳游人歸而禽鳥樂也人知曾點游而樂而不知曾點之樂其樂也就其當前之事以窺其自命之志則固鵠然見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亦安有物我內外之閒哉學者見道而疑心爲物累即不能從容閒適而其氣象之間已大不侔矣觀曾

點之鼓瑟少閒乃徐舍瑟起而對焉而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見道之明心不累事而能然耶蓄藴之而為德行行之則為事業其視三子者又當何如也哉

鳶魚飛躍論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故天地之道盡

之於物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人能知天地萬物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知道也何則道之流行彌綸天地充塞宇宙無所不至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皆此也飛者鳶而所以飛者非鳶躍者魚而所以躍者非魚蓋飛躍者性而所以飛躍者則道也爲造化之發舒即爲心性之呈露爲在物之靈氣即爲在我之天機翺翔游泳者爲

物理之自然而親上親下者爲中和之位育物物一太極而莫窮其費也萬物一太極而莫測其隱也任擧一鳶而飛者率其飛之性任擧一魚而躍者率其躍之性引而近之推而遠之而無非是也君君也臣臣也父父也子子也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人能常存此心則息靜之際全體透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而後可以得之也夫

惟實集卷一

惟實集卷二

元 劉鶚 撰

送胡宗性歸武寧詩卷序

宗性胡君雙井里茂族也其先出廬陵少負奇氣與其兄宗説聯輝競爽不逺千里從歐陽圭齋先生學先生奇之特書性卷二大字揭其讀書之所後歸自翰林又爲之銘先生豈輕許人哉歲壬辰兄仕潭城君先承先

生薦為善化冷職以兵變歸道經永豐避地問友遂留澤泉陳氏館中雖讀書為文不少倦然中心鬱鬱念母不置以不知母安否何如夜必焚香籲天者一年有半一日奮然犯荊棘冒鋒刃直歸故鄉以求母所在邑士大夫咸義君作詩文以壯其行過余取別嗟乎君之志固佳矣而君之行似未然也夫人生天地間為人子者孰不願立功名以顯揚其親為人父者孰不欲以功名顯揚期其子故為子者樂於遠遊為親者往往亦喜其

子能遠遊而無離憂也余年二十三四時已上下四方
將以遂為子之願副親之期何圖志未遂而吾母早世
禄將及而先君子復溘然上征今余年六十有四矣每
一念之至今枕席間淚痕如新夫以君之才之志過余
遠矣閒關歷落垂十五年尚不克遂而墮此逆境宜乎
思親之不置也宜乎欲捐生犯難以求其親也雖然余
知君兄弟存者五人二兄仕于外餘二人者尚存母膝
下矧太夫人壽登七十既壽其人必將福其身又烏知

君兄弟不奉母獨存乎母獨存而君犯難以往脫有不虞以重貽母憂是得為孝乎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今天將降大任於君如此君獨不能少為母忍須臾俟道稍通即翩然歸故鄉衣綵衣升堂拜母奉巵酒以為壽夫然後立功名以顯其親致孝養以盡為子之道庸非孝之大者乎余哀君之志寫予之情敘諸行卷之首君請擇於斯二者

常氏雲齋詩序

齋以雲名寓志也雲可以名齋乎夫雲之為物也氤氲磅礴觸石飛空或翼丹鳳而迎朝陽或從蒼龍而雨天下或無心而出岫或逐風而度溪千變萬化乍卷乍舒散之則漫不可收斂之則退藏於密雲之情態不幾於有道者乎自古高人逸士往往以雲自況往年余築道院於吾雞山之陽顏曰浮雲時揭翰林虞奎章歐陽承旨許左轄各為詩文以華之今復見常氏雲卿以雲名

其齋是能與雲同心與予同志也雲卿世居晉寧之潞州青年時隨其先人仕於臨川因家焉至正八年夏五月其子誠試吏於臨江迎以就養雲卿嘗於所居建小齋列圖書植花竹以為逸老投閒之所令翰林雪坡周君為書二大字揭其楣郡大夫士咸作詩頌其美其子誠從予遊求予為序予嘗觀雲卿之為人隨時順仰與道隆汙汪洋遊乎玄間飄飄乎隨其所止超然自得有道存焉其或出或處不幾與雲似乎予欲諗雲卿曰子既

與雲似不知子將為翼丹鳳迎朝陽之雲乎將為從蒼龍雨天下之雲乎抑將為無心出岫之雲乎雲卿謝曰若夫翼丹鳳從蒼龍吾老矣無能為矣將屬之浮雲而吾之雲無心出岫矣故以雲名其齋其誰曰不可

送郡史況有容之肇慶

士生天地間不患無位患無其志耳夫志猶水也苟其所向雖周折齟齬終亦必達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尚志古人亦曰有志者事竟成是亦善觀人

者不觀其所處之崇卑但觀其志何如耳故予於鄉里容京師有自州郡吏位中書登閫帥為部侍郎者果有異於人哉但其志有不可企者爾方其為州郡時其立已與人異持身若冰雪行事如日星故德望日崇聲譽日起横槊捷出摶風九萬駸駸直上自有不可遏者由其志之所尚考其位之所稱非幸也宜也今生青年如畫蚤受知太守既能有志夫三子者之志異時成就又何患不若三子者哉兹因生之行嘉子之志故序其概為

生勉生尚勗之端之幕府多吾故人必能為生刮目

送府推鄭君仁化令尹序

世俗嘗以吾儒者為迂濶甚而相與目笑之曰是腐也嘗敗乃公事是果迂濶與腐耶又烏得謂之儒哉此必盜儒之名而實有不稱者果儒者耶必不至迂濶況腐乎至正六年春予由秘書調長雄幕暇日因從吾故人袁君敬存問嶠南人情風土與當時同寅之賢者敬存喜相謂曰他則吾不知若推府鄭君練達而不迂剛介

而不腐賢而有文君是行得友矣明年春三月予到官與太守岳侯推府鄭君相見私竊自喜敬存之不我欺也公餘相過因論上下得失臧否真可歷歷爲予言極有理趣予間發一二往往與君意合由是遂定友焉君天資高機警多智一語不妄發一字不苟作太守當事不能決輒諮君即剖決如流迎刃而解而謂迂濶者能之乎吾聞之弱冠時鄉之衣冠遺老若陳蘧覺吳東園皆文章勍敵君錚錚獨往當其先鋒輒與抗頡刻百韻

立就二老奇之其後以學古入官敭歷郡縣所至有能
聲遺愛謂之腐與迂可乎今年春省臺大臣聞君賢調
君為仁化尹仁化之民亦何幸歟將之官咸依依不忍
別去於是酌酒重告鄭君曰固不得為腐矣然天既賦
君以有為之資君又能力行其所學今聖天子求賢如
不及圖治若饑渴之時獨不可一言悟主取封侯以行
其志哉顧乃栖遲郡邑抱璞而不獻懷珠而不衒德澤
及於一隅而不加於時聲名溢於海上而不聞於天下

後世懷土以老不謂之迂不可也君黙然不能語遂握手一笑書以為送行序君號梅園

南雄府判瑣達卿平寇詩序

五嶺大庚其一也嶺之南九十里為南雄府治在焉羣山環揖兩江合流居民繁夥真壯郡也屬邑惟保昌始興負郭始興去城百二十里而遠僻在萬山間與韶之翁源贛之龍南信豐相接溪峒險惡草木茂密又與他郡不侔故其人為獠暴如虎狼至如尋常百姓漸摩薰

染亦復狼子野心不可以仁義化也邑民有劉害十者兄弟十餘人皆有膂力為寇十年官府亦莫敢誰何居民轉徙避亂無寧歲郡邑騷然官是郡者常病之至正二年某月日賊率衆壯千人白晝鼓行入始興縣破囹圄出囚徒掠人財畜縣邑為墟宰官咸倉皇避走坐視莫為之計恣睢跋扈氣燄益張於是判府公惻然弗忍思民困於虎狼遂不避瘴癘不憚險阻親履行陣入清化洞破都坑直抵賊營羣賊戰敗鼠竄復進兵誅其妻孥

羣盜遁去未即獲公命以計招降之從軍汪榮挈賊首劉害十等三十六人膝行拜營門請降始待以不死賊欣然詣郡郡上之州府府諭遣還留雄十餘日賊登城遍觀公謂所親曰吾向觀羊城特易與爾至如南雄真彈丸黑子之地可一蹴而平也破城之日吾當以某屬分若人某屬與若人其餘兄弟自居之既而謀泄判府公慨然曰此賊不死民終無寧日遂與諸郡公謀曰寇劾敵眼中未有能當之者毋失事以貽人憂公曰諸公

無慮冦在吾目中矣慎毋多談衆議遂定先是賊嘗冦同邑人許貴華賊反誣爲冦詣府陳詞許潛躡其後與賊鬬命卒縛之賊傷卒公奮怒即以鐵簇擊賊徒李任一等驚懼反走公復追至府門又格殺之梟諸道傍城中老幼咸歡呼稽首聲動天地公曰渠魁雖殲其兄弟黨與在始興者尚多不悉平之必爲後患即令人夜半圍賊營出其不意平明因風縱火賊無所措盡棄營走於是乘勝逐北死者過半賊遂平而脇從者罔治民乃

安堵如故嗚呼公操數尺之鐵手殺賊奴朝廷不知有調度之勞州縣不知有供給之苦不動聲色而措生民於磐石之安其功為何如耶今太守岳侯不没人善剡薦兩司以論公之功雄之士民咸作詩歌以頌公德予因歴序其事以俟夫觀民者察焉是所謂能弭一方之難者但恐禍不極則功不顯爾茍朝廷公論有在則當使公正笏横犀出鎮方面天下之為臣子者咸慕公所為將見四海之内盜息民安又豈一方一郡之福哉公

世家官族練達慷慨有燕趙之風達卿其字云

蒼厓序

臨川太守楊侯友直以隸書名當時一日作蒼厓二大字贈吾友李君思泰里中人榮侯之惠因以蒼厓稱李君且屬予序其概予惟古人因物以取名因名以見德有是德而後有是名也夫厓之為狀勒巖峭削壁立千仞截乎其不可攀屹乎其不可拔凜乎其不可犯宋節度張公詠操行高潔風節峻絶巋與厓相高以蒼自名

豈虛言哉李君之為人風骨峻峭骯髒辨博涉江湖遊京師日與朝士大夫相接其事親也孝其處已也廉其有所不平又能倡大義排紛解難而無所顧忌似有剛不吐柔不茹之意亦猶厓之自拔於羣山而獨異於山者侯以蒼厓名君其以古人期君為何如也古人豈易及哉然人之生稟陰陽之氣鍾山川之英初未嘗有間政當因名物以自強求實德以相副無愧乎厓無愧乎古人亦無愧於楊侯也思泰與予相友善予嘗為其家

君記德林堂故得以重致吾意焉

齊安河南三書院訓士約

歲乙丑春予濫竽長院釋奠時祠祀頽圮顧瞻徬徨上請憲府捐俸倡修庀材鳩工撤新講屋春秋舍菜幸無廢事竊念二程夫子啟籥於濂溪而接統於洙泗紫陽夫子樹立穹碑巋然如魯靈光源析流疏灼灼明甚學者當勉循旨要以為立身行已之本下學上達之階由尼山鄒嶧以遠遡唐虞如康莊直達可無他岐也謹揭

數條于後

一德行之宜崇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言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敏德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本始之事此先王之教所以精粗兩盡本末相資而不倚於一偏者也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五常也四勿也自昔聖賢敎人之法莫不以此多士勖諸

一士習之宜端也自古周南之化先及江漢王仁所被其流風餘韻雖百世而遥猶能望古而興懷勿謂楚無風也多士一步一趨當以聖賢為法慎毋競佻達而薄檢繩尚浮華而賤悃愊則品行端而正學明矣

一實學之宜重也何謂實學凡有資於經濟達於政事者是也夫士學以待用因待用而學而學又皆無用可謂知務乎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此經一明推之不可勝用也昔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丘之書當時稱為

賢輔今日豈乏異材學者不可不求實效也

一文體之宜正也程夫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孟氏亦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葢其言不近則衆人亦惑其旨不遠則君子易厭此聖賢立言之法萬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試看論語孟子其言何等平易其意何等精深使人覩之顯然味之無極矣

一會課之宜勤也以文會友原是聖賢成法爾輩隨便立會不拘人數宜遵白鹿洞教規恒以實心敦礪質疑

問難相與開發心胸顯示默規相與砥礪名節不矜不伐下拜昌言若無若有近思良友虞廷孔孟相授之益可想而知也求友輔仁亦在志士之自奮耳

一浮僞之宜禁也國家設學造士欲求真才實能共理天下爾士子披青衿入黌宮以遠大自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天一事曠世不談即希聖希賢姑亦未論耳諸生且先希士士志於道不恥衣食之惡無恒產而有恒心自能愛養廉節砥礪末俗矣泰定三年

丙寅歲陽月

與層山丘民則

鶚奉啓民則茂異賢表姪足下於名門託姻婭五十年令先大父竟無一日之雅名姓徒相聞每切慨歎今玆天幸乃得與足下相見于洪是未能講姻好於太平之時忽得叙情話於離亂之後其喜慰為何如也政圖綢繆遺孫子相即而足下已不辭而往矣又不能不令人悵然也子敬來首詢動履能言君之先廬完好如昔時

而生意動盪有加於曩日一鄉之内無非熙皥之民雞
犬桑麻足食足用然後知浩劫不能有加於盛福之人
而塵世未始無桃源特命薄者未之遇耳殊切企慕庶
慰懐思茲因子敬歸便奉此問起居即辰冬晴未閒千
萬為吾道自重臨楮惓惓不具鶚奉啓

惟實集卷二

惟實集卷三

元 劉鶚 撰

記

德林堂記

滎父李氏世居吉文之古平介乎青原芙蓉兩山間所居竹樹蒼然郡太守傅某西彬扁其堂曰德林至正五年其伯子思泰謁余記余惟天地間可以長子

孫貽永久者莫如德德豈必外求哉特求諸其心爾是以好德之士其處心也仁其待人也恕其有所取也亦必以其道而又能推其愛以及物如春陽之涵煦雨露之沾濡固有澤及於物而已不知物被其澤而莫知為之者德之盛宜何如也盛德積中英華發外以至一草一木咸被其餘光故武公之竹王氏之槐猗猗鬱鬱蓊然成林至今美之而不已者豈林之為美美其德也德之美亦林之美歟李君以仁恕之

心推及物之澤有寛容忠厚之風無忮刻殘忍之習州里之人愛其人詠歌其草木亦庶幾武公王氏之徒矣矧其衰暮之年生殖教訓子孫森森焉如竹樹列于庭楷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德之萃於後世者又如此而林云乎哉吾所謂長子孫貽永久者信不誣也尚宜加封殖之勤與武公之竹王氏之槐比隆相高異時吾歸自館閣將幅巾藜杖一登君之堂相與讀淇澳之詩蘇氏之銘以徵予言

廣東宣慰司同知德政碑

負練達之才者可以受方面之託抱剛正之氣者可以剔奸蠹之弊方面至重者也苟不有練達剛正者豈不屈於慾也方今四海會同天下置行省十帥閫倍之受方面之託者非一獨廣東一道為海上雄藩南距海北抵庾嶺東接閩西連雷化地方數千里戶口數十萬猺獠半之近年以來民化猺獠之俗者又半視禮樂者為迂濶弄刀兵如兒嬉苟撫字無方則

嘯山林泛江海相胥起而為盜故廣東視他道號稱難治朝廷憂之閫帥之寄非練達剛正為時所屬望者不遣也至正七年夏公由海北僉憲同知廣東閫帥到任不一月即分府肇慶以鎮撫西寇下車之初門無私謁食不重味子弟童僕未嘗斯須出門戶其自處泊如也乃訪求當時奸蠹之病民者次第除之於是首禁科斂肅軍政執典水清旗軍擾客商正其罪由是横民暴卒因民之造廬舍結婚姻舍賓客竭

池取魚節朔要人以需酒食貨利者亦為之肅然至於朝賀之公會蒻柳之宴賞虐民尤甚公慨然曰朝賀大禮也此不敢廢宜從儉以存禮吾當捐己俸具酒食召僚友自相為歡若蒻柳無益也吾何忍朘民之膏血以供耳目之娱哉遂罷之明年夏五月西水驟漲城中水流數尺瀕河居民漂没屋廬者不可勝數嗷嗷缺食幾不聊生公復捐禄米以倡率僚屬及民之賢者各出米以賑恤民之不能自存者遠近之

間活者萬計嗚呼省憲舊臣來貳雄藩常曰吾舊
風憲也令雖有司然所行之事必風憲乃已故能
首厲風節以師表州郡震肅軍旅觀公之止暴卒
節宴飲救水災恤民志設施有道科斂自息自發
一號施一令務去民之不便以求民之便者今下
車之日已咸仰之曽未期奸蠹之弊一洗而空方面
之託端可無愧矣非練達有為剛正不屈者能若是
乎雄之父老親仰見德化之成願立石紀功以俟觀

民風者吁吾嘗論世之為政者能得人之千金而不能得人之一言能得連城之璧而不能得匹夫之心令人言若此于以見人心之至公而公之善政得民心者不可誣也𠠃僕等忝下風受其賜者乎敢不大書以荅父老之意以彰公休公名撖迪彌實正德其字也重為詞曰猗歟雄藩瀕此南海貨利之區冠蓋之會惜哉編戶褓若猶莅曰禮曰義如盲如聵記在昔年朱李與周負固盜兵曾貽上憂羣醜既殲日慎擇

侯宰臣敷言勲哲是求吁嗟我公敭歴省憲不黷而介不茍而狷有守有為足稱斯選來帥于斯綏我遐甸初嘗分府於彼古端武夫悍卒舊為民患百計欺凌民多阻艱咸底于辜民恬以安寔賞之禍毒若蛇虺或存或去各有攸理西水病民首捐禄米民賴以恬不可殫紀師檄雨集使者星馳紛紛誅求公悉禁之昔民嗷嗷今民熙熙舍嗷從熙民胡不思思之不已載歌于路載鐫于碑以永思慕路碑如山棠陰如雨於昭令名共此千

古

廣東僉憲張公生祠記

惡者天下之所同惡也知惡之而又能去之非仁者能之乎夫仁者公足以忘私明足以燭理勇足以配道義無俳佪顧忌之心有勇往直前之氣如疾風迅雷長江大河沛然莫之能禦故其去惡易若拉朽古之人有能行之者漢之直指使張綱是也當其拜命初埋輪都門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首按大將軍梁冀高風千載至

今凜然而千載之下復能行之者廣東僉憲張公正其人也昔公之在閩海也首芟巨蠹及分部泉漳貪汚之去者八九望風解印綬者五六今移次廣東奸貪之徒膽落神泣後嘗分部潮惠猶閩海之泉漳也公慨然不疑使車之行至增城有鄧簿尉者循海之獠寇也朝廷招以是官到任二三年稔惡如舊與其黨羽七十人布在左右散之上下以為腹心爪牙每出入輒操兵自防慢侮同寅殘傷百姓恣其貪暴猛如豺虎咸側目重足

莫敢誰何循是毆擊其令尹上司恐激他變亦復為之
羈縻以待其自斃公下車畧無所顧忌按其奸狀悉械
繫其爪牙復遠捕之至官罪狀既明下獄既而杖斃之
者亦過半矣上下驚愕公乃遣使者馳其罪狀循海洞
獠咸叩頭震恐各求以自新於是民乃謚寧民之謳歌
盛德歡動天地爭願留公肖像立生祠于邑以報公邑
令尹李習又從而成之嗚呼以大將軍視簿尉固有霄
壤之不侔而其惡一也然大將軍雖跋扈終處於朝廷

之上紀綱法度臨之在上質之在旁違之者名為不道拒之者是為無君故使者一言誰敢復抗若簿尉則不然簿尉雖微然僻處遐荒去天萬里禮樂之不知法度之不聞喜則人怒則獸苟乘風一呼亡命畢集若湖廣左轄亦陷没于賊又安識所謂部使者乎部使者苟有徘徊顧忌之心無勇往直前之氣則此惡不成擒矣故按大將軍易誅鄧簿尉難予以為僉憲之功不在漢使者下然則僉憲亦仁矣其忝居治下極切贊襄且以為

公論自吾儒者出於是忘其卑陋謹獻頌曰禮樂之興
行將百年光岳既翕曰維生賢維賢之生好善惡惡本
乎天性風釆肅肅著於朝端不怒而威不冰而寒有守
有為有綱有紀天子有旨拜公御史公拜御史無忝臺
評洋洋厥名赫赫厥聲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視理所在
夷險弗顧昔僉閩廣分部泉漳首擘巨蠹繼繩奸贓今
來廣東按彼潮惠首捕奸惡曰鄧簿尉奸惡既誅黨與
既除拯民水火奠厥攸居民曰昔日豈無使者莫我肯

顧而忍我舍今公之來解我倒懸願留肖像祠而祀焉公曰吾勞吾職當爾民請益堅公弗能已肖像奕奕祠宇翬翬惟公之德惟民之歸既割我田重埶我黍愛酌我酒以享以祀生生世世子子孫孫目有所覩而思斯存存之於心注之於目於千萬年為民之福

重修帝師殿記

帝師殿者所以祀帝師者也在昔太祖皇帝肇興朔方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四方豪傑若良平信布之士翕然

景從而魯齋許公獨倡儒宗丘神仙馬丹陽復獻不嗜
殺人之說繼而八思八師父來自西京仲演佛法刱國
字以成一代之制作風雲際會何其盛歟其後許公封
謚得從祀丘神仙馬丹陽咸封真人八思八師父錫號
帝師此帝師之號所由始迨夫英宗皇帝崇薦佛法特
加其功至治間詔天下立廟以祀之又各郡之有帝師
殿之所由始也南雄為嶺南雄藩故殿宇極高大雄偉
規模宏麗然一時應詔皆取之民間務欲速成故工夫

多草率莫為久計後至元己漸陵替又十年至正丁亥
予由秘書出長郡慕三月壬子視篆之暇徧謁諸祠廟
宮觀而帝師殿傾圮迨盡幾為瓦礫之墟貳守荅公有
復㓗之志而不克成太守岳侯能成之而心不欲予慨
然念國家盛大之將隳然又憫是邦民力之彫瘵於是
不恤人言直以為己任捐己俸重為之規畫撤而新之
命司獄梁若水統之邦人士助之是功成而已不勞殿
成而民不知也鳩工於是年十二月畢功于明年十月

落成之日韶雄分憲官詰祠奠謁見其布置合宜經營有方顧瞻爽塏重加歎美嗟乎予之所以崇是役者重其為帝師者也然功之成豈予之能哉蓋由一時氣運之當新同寅之和士民之順帝師在天之靈之所致也予又安敢沒人之善以為已功爰具出内之目與士民樂助姓名刻于碑庶幾可以解惑者之疑問執讒慝者口而又有以見予心之公也若夫嗣而葺之後之人又豈無與予同志者也

廣東僉憲去惡碑

惟皇元混一區宇幅員之廣曠古所無廣東一道北界梅關南踰桂海去京師遠在萬里外山海茫昧習俗險悍聖朝推一視之仁必選碩德重望忠良正直之臣居風紀之司以察貪邪以除凶惡而後吾民得以享太平之樂躋仁壽之域天祐我民登崇俊傑僉憲李公僉憲周公俱發身胄監以明新之學而施於有政敭歷中外所至聲譽卓卓其為監察御史皆犯顏敢諫糾劾不阿

權貴側足正心己丑秋來僉廣東憲次年春監司憲副相繼以疾去二僉憲公同寅協恭振舉憲綱一新風采德威所被遐邇肅清時有前兩江道宣慰副使梁祐者南海逢村人其父以膂力補官以兼并致富祐冒以軍功官至四品聯姻貴官交結當道有司多出其門下百姓畏之如虎狼多造戰船私積軍器分布爪牙招集兇惡令為盜於海洋掠田禾於鄉井而坐分其利他人之田產占為己業他人之妻女占為己有廣東七路八州

之民被其毒害無可申訴根盤蔓結垂五十年適有訴其妻之兄弟劫贓鈔者下有司鞫之於是被害之民皆如天日開明非復前日告梁祐不公不法者百二十餘狀二公協議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嚴督郡縣推問不旬日悉得其罪之實并其惡黨皆置之獄廣東之民室家胥慶懽忻鼓舞歌謳載道非吾二僉憲正直之德神明之政安能除積年之元惡易猶反掌也哉以二公之雄才直氣此特其餘事而廣東之民感恩之深如拯之

於水火之中而已他時居廟堂之上論道經邦亦將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以大慰蒼生之望則二公之事業又非特止此李公名藻字子潔周公名驤字從進皆分巡南雄有惠政故各願記其去惡之實以傳不朽且使為惡者知懼詩曰皇元天啓文運以昌篤生英傑為國之光蹈德泳仁同升上庠雲錦炫爛霞珮頡頏發於事業絶俗殊常持節來南斧繡斯煌慶雲景星烈日秋霜嫉惡如仇視民如傷爰有大憝謀心匪臧磨牙

吮血長蛇虎狼下民吞聲忍受其殃明明僉憲厥怒斯赫垂五十年孰養其慝發摘姦邪迅雷有虩曾不踰旬天褫其魄嶺南千里垂髫戴白歡聲載道感恩懷德僉憲何心降罰自天匪天降凶自速厥愆恩波洋洋凌江水長勒此頌詩永永弗忘

張文獻公祠堂記

至正丁亥予由秘書出典南雄郡幕明年春今湖東憲使韓公準以太常博士奉詔有事南海過梅關見唐丞

相張文獻開鑿之功以建祠事屬州之同知縣三寶及予予審舊基湫隘遂闢雲封寺西邊佛宇設像以祀之又於泮宮之西一新其舊祠以答公意又六年公以湖廣憲僉守南康予由翰林修撰守江州重會於洪首及茲事予悉以實對公之意猶以為未足又五年丁酉春公由南康來貳憲湖東御史王公餘慶實來守省將之廣東公復具告以此鋒車度關首為路侯密里沙言之侯曰舊基搆祠三楹像設供具靡不畢備御史題其顔

而并記之於是南安同知薛理慨然曰丞相開鑿之功豈獨嶠南之民蒙其惠乃即山陰觀音閣之東南建祠一所前後爲楹凡七彩繪丹堊視嶠南有加仍奉書請記于韓時公以貳憲陞廉使予由江州移筠陽由筠陽貳憲東廣而同知薛理亦尋陞郡守韓公復屬筆於予曰君之廣東過祠下幸爲我記之越明年夏五月驛抵南安薛侯復請至再三予將度關奠謁既畢因審於衆曰崇德報功者君子之道也久而不忘者厚之至也文

獻公之在唐室進則開元退則天寶進則姚宋退則盧李身之進退唐之安危係焉若鑿山開道特其一事之善爾其豐功盛烈載在史册何可勝紀行路之人又豈能盡知公之所以惓惓於建祠者豈有他哉蓋欲使過者仰而瞻俯而歎私相謂曰凡人有一事之善皆可千載又孰不勉焉孜孜以一善自期哉茍擴而充之則可以利天下而相業不難也然則是祠之作豈獨崇德報功而已耶嗟乎韓公以君子之道待古人以古人之事

業期今人意亦厚矣予因推公之心嘉侯之意且重其請遂書以為記

康桂華府君墓表處士

人生天地間所貴乎有子孫者葢以烝嘗有尸墟墓有表世世相承歷數百年之後為子孫者則知為某世某府君之墓行路之人亦知為某里某氏之墓也然人子孫不能皆賢者往往視此為迂濶莫之究心故不待百年而墟墓已若忽諸者矣行路之人又何由而知耶予

每悲之今年春予被東廣貳憲之命自洪將治行南上嫺友前慶州書院山長康君震以其六世桂華府君家傳行請曰震不幸遭亂離背鄉井棄墳墓然先世墓多有碑而府君之墓獨未有表之者震年已無聞又以盲廢誠恐懼夫承平之後尋至因循遂使他日子孫且不知阡是為何代何祖矣丐先生一言表其墓以係子孫之思庶幾千載之下茍有知者先生賜也予聞而悲予悲夫以亂離之世流離顛沛雖父母墳墓不能用其情

而君猶能惓惓於六世之上推念慮於千載之下君之
志誠可悲夫夫豈自厚亦所以厚人也謹按康先生姓
有自唐貞觀為吉之判官者曰胄遂居泰和之祁州子
珏孫垍徙居深溪字彥和彥和生宣宣三傳至稠事南
唐李主為蘄州刺史比歸宋避太祖諱以字為康稠生
濬濬生抃抃宋英宗朝甲科為南昌尉抃再傳至府君
府君諱桂華英字也生而有德於其鄉鄉稱長者歿而
鄉人思之皆為服緦葬廬陵淳化鄉沙洲坪夫人曾氏

祔焉有子曰訓為國子助教與忠簡胡公尚書銓持黨論丞相秦惡其忤已遂不仕孫景材景明景材宋理宗朝授鄜陵令景明度宗朝為桂林府同知子朞早世二孫在幼鞠之教之見其顯達以福壽終於今盖百餘年矣嗚呼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盖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今府君當澤竭情盡之時而其雲礽又有若慶州君者尚能以表請君固賢矣又可見府君平昔以禮義維持其家教訓漸摩其子孫得擢朝廷之用故六世之後

雖久而難忘者君之澤也如此君賢而有文章吾之畏友也是為康氏六世祖處士府君墓表云

帷實集卷三

惟實集卷四

元　劉鶚　撰

五言古詩

浮雲道院詩二十二首并引

泰定丁卯予自河南考滿歸於所居鷄山之陽闢五畝園植花竹茶橘之屬築室三楹置圖書設枕簟以為讀書之所賓至則相與飲酒賦詩投壺雅歌以終

日或焚香讀書登山臨水以自樂翛然物表直欲輕世而肆志焉因竊取吾夫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之曰浮雲道院嗚呼吾豈真外富貴薄功名果於忘世者哉誠以承祖父之訓讀聖人書所學何事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要皆不可以不察苟此不力則凝冰焦火淵淪天飛人欲熾天理亡三綱淪九法斁命義之不知廉恥之道喪沈陷没溺顛倒眩瞀此心不存斯有不能踐其形者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

人者以其存心也蓋必存心而後可以踐形必視富
貴如浮雲而後可以存心風雩之詠歸鳶魚之飛躍
簞瓢陋巷之無憂衣緼袍而不恥以至於風月無邊
庭草交翠風輕雲淡花柳皆春其所以流動充滿極
天人之樂者是皆有得於夫子之意在我重在物輕
也僕竊慕而願學焉但有志向道而萍蹤靡定日涉
風塵歧路興悲則栖栖者將何所底焉因創道院為
藏修之所朝夕於斯惕焉知懼庶幾乎薰陶漸染歲

改月化冀有以窺聖賢之萬一使不至離道之遠為名教之罪人幸也且崎嶇更嘗之餘人情世故末理澆俗翻雲覆雨其可歌可感可驚可痛者傾耳洞目世味固以澹然矧旦暮見聞事又何限於是浮雲之思愈深矣因成數語以寫予懷

讀書冀聞道何必競榮名主賓辨內外物我孰重輕崎嶇更嘗餘愈覺玆理明浮雲視富貴悠然悟深情

青山五畝園隨意茆三間竹樹發佳趣好鳥鳴關關物

情固自樂聊得開我顔長歌答天風以永今夕閒

胷次㝡塵慮隨寓皆可樂孰云桑里不似麒麟閣雨

餘草初生風定花自落榮辱今兩忘遺經在牛角

廣譽薄文繡美德賢膏粱信道苟不篤不幾兹言狂春

風散天和宇宙森衆芳盛德固莫及千載遥相望

生人以御物何事隨物化五色雙目盲昏昏旦為夜高

處忽眼新令我重悲詫為塞陷天流雲開見嵩華

留心强為善萬事當聽天天定還勝人何須苦煩煎原

憲竟得貧顏子不假年在彼不我知在我當勉旃
有客遠方來訪我衡門下豈無一樽酒樂此芳時暇好
風吹晚花綠醑粘盞斝痛飲君莫辭流水易衰謝
春來農事及雨過田水滿呼童具犁鋤耕作趁春暖但
願黍稷稔客至得相款此外復何求讀書識吾短
失之要本無既得乃固有但知貧為常未知賤者醜貧
賤與得失命矣果誰咎萬態森前陳凝然袖吾手
舞雩詠春風步屧傍花柳此景信可樂胡為疾其首陶

然天壤間萬事皆我友惟應甕頭春不知今熟否
靜夜坐百態曉起俱不然奈何不自悟擾擾欲勝天效
顰冀見好反以醜取捐勞心苟無益何如信吾緣
權門手可熱行路為低頭一朝滄桑翻言之使人羞伉
儷不能庇骨肉爛莫收悠然茅屋間老矣歸山丘
田園兒女計為慮靡不周汲汲牛馬走辛苦悲白頭朱
門有餓莩白屋生公侯是其稟氣初窮達非人謀
象箸與玉杯其流至亡國簞瓢陋巷間千載有遺德采

采陌上花豈無好顔色終然易零落歳晚愧松柏

孟氏有三樂其一無愧心俯仰苟無愧至樂不可任萬化不得覊超然衆芳林神仙甚非逺何必海上尋

知恥斯不辱知足常有餘豈無負郭田亦有堆牀書春風茶新茁雨過還當鋤准擬讀書暇茗飲甘如酥

古人亦有言千橘萬戸侯思之亦爛熟有志今甫酬金丸炫落日清霜滿林秋戸侯詎能擬聊得供杖頭

骨肉半零落有弟差慰意日暮田園歸濁酒聊共醉此

酒可再得此日寧再世人間樂固多塤篪有真趣

春風日已和桑麻謌新緑但可了寒暑生理亦自足沈浮閭里間我亦甘碌碌俯仰三百年蒼然此喬木

常憐世間人晩歳生恐怖悶之此何因牽以物欲故孰知不得將此理當自悟雲散月滿懐清風湛歸路

東坡百世師其學常近禪雖墮斥逐中不作戚戚憐兩賦耀赤壁尚此風泠然我夢從之遊夢覺月滿天

常愛陶潛翁獨歸田園居采菊東籬間酌酒南山隅有

琴更無絃隨意良自如髙風千載間太息誰其徒

擬古七首

萬頃日二升千間夜六尺所用能幾何何苦悴心力牙籌與鞭算役役夜繼日百年俱蒼㞯徒資後人惜

疏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兹言深服膺既穩仍且腴鄙哉彈鋏君惓惓志魚輿古人甚能言適與吾心如

是心亦猶人我豈悲富貴極知得有命常恐墜不義才薄未易稱去來刖難繫何如田南山食力差少愧

東鄰有處女灼灼桃李神娉婷不肯嫁使此天地身惟恐失所托悔恨難自陳踟躕悄無言日照空閨春

荊山一片玉秀氣鍾鴻濛幽暉不自衒老雨蒼苔封紛紛他山石舉世多拙工卞和今豈無至寶寧終窮

京城海子上有僧持雙鈴誦經二十載寒暑白髮生辛勤積涓埃佛閣開明熒吾心若更苦天地何冥冥

溝斷躋𧻓蹲騏驥困鹽車時乎將奈何今古誰賢愚北風號枯梢落日明寒蕪未遇非所惜但恐流年徂

寄黄州舊友四首

後會未有期豈意歳云變不知百年間正復能幾見江湖北風多水濶鴈無便此心劇悠悠庭樹空倚遍

客來為余言眠食兩無恙殊鄉吉語傳慰我心怏怏我棲霞樓仙人在其上甚欲往從之烟水互莽蒼

舊書不忍讀讀之耿懐悲君子不共賞遠在天一涯喜聞甘棠陰雨餘緑差差冰玉晩自守素志正相期

雪霰日已集感此寒夜長浮雲翳白日殺氣時飛揚落

葉鳴聲悲遊子思故鄉去住不自料白雲杳茫茫

秋來河水清

秋來河水清春來河水渾水性有二致維時有涼暄與時相推移物態誰具論夷險不易節永言此心存

雲松巢

英英山上雲鬱鬱澗底松高人抱奇姿適與雲松同雲不霖雨施松不棟梁為歸巢雲松間君元娓明時

題集賢全大學士三首

高齋坐深夜幽事亦可悅恨無千黃金夜夜買明月買之匪有他憐月有圓缺願言月長圓不照人離別

仲舒不窺園我懶輒破戒窮冬萬木枯菜葉青可愛羊肉豈不佳何如淡交耐茍能食其根黃河看如帶

虛牕對風雨因得觀物妙君看四檐集不了一滹漏滄溟潤如天尾閭小如簣萬事當防微悠然發孤笑

寄弟肖庭二首

親喪尚土淺遊子懷帝鄉每逢時節臨重我涕泗滂有

弟幸可托惟凡實無良中謀卜葬地未審君否臧我言兹山佳氣聚風斯藏山川重盤礴形勢森開張翻翻龍蛇集蔚蔚鸞鳳翔東西極完密前後分低昂明堂可萬馬懷抱包洪荒縱未增福慶亦可免禍殃似堪安親靈此外俱荒唐進取貴果決築舍識道傍堯時只一夔竟克成大章緬懷父母恩罔極齊圓方願言罄所積早得歸山岡惟君當送終而我遂顯揚出處各盡道庶可紓恐惶兩年幾寄書報章杳茫茫北風重寄此握筆情感

傷

蟋蟀鳴我宇流月照我帷我豈鐵石心寧能不懷歸種
茶南山園秋雨苗應肥不審木子樹旱暵今稠稀惟應
所樹棘歲久還成籬中煩種橘枳及時好為之此事倘
未遂今歲勿更遲常嗟樹如此急景風飄吹不比王母
桃動作千歲期庶幾免衰戚晚歲相娛嬉連牀遂所願
聽雨忘心悲君看京城中緇塵化人衣百計慮已熟食
力無瑕疵我言甚迂濶君亦當三思更煩語兒姪著意

過庭詩

南城書懐

新麥綠如韭嫩柳含青烟東風不私物賦與無媸妍天地妙化育至理昭魚鳶顧言春服成我亦沂水邊

菽水堂

菽水本澹泊毋心常自安益知為養易獨覺盡歡難孝子情何極為儒味每酸佇看三釜養紫誥寫金鸞

題淵泉二首

流泉何涓涓淵水深更靜靜影涵太虛天光發輝映積之非一朝充溢若天性懐哉聖學功君應日涵泳其出源無窮其積常有餘不比溝澮雨盈涸惟須臾幽深不可測下有神龍居持之作霖雨以應當時需

題朝陽齋

曈曈扶桑日流光射簷楹晨起披我衣旦氣何其清萬慮自澄湛油然善心萌願學古聖人孜孜待雞鳴

獨酌三首

聊持一尊酒獨對西山酌我飲本不多借此以娛樂慨彼山中人豈無合仙藥月出烟蘿深思之在冥漠
獨酌花樹下花影落酒中舉杯試一吸酒盡影亦空引壺遂再酌花影重玲瓏乃知酒有盡惟影原無窮
木葉不飲酒胡為頳其顔我髮不耐秋微霜點其間葉頳春更緑髮白何由還人生不似葉何為空間關且可信所遇呼酒看西山

題劉養直南山書院三首

結屋南山下貯書書屋中願將貽子孫百歲相終窮萬事罕成算人生等飛蓬漸與桑梓遠而與梅花同永言作湯沐説夢時相逢

種魚亦有池藝蔬亦有圃胡為輕棄之遽忍去鄉故人情薄如雲時政猛於虎可憐伏臘供粗足了官府終然不能忘時復懷故土故土尚可懷孤雲遶墳墓

胷中飽藏書隨地皆可屋適意即為好何必重鄉曲嶺南多梅花亦足慰幽獨既免懷土譏喬遷豈非福異時

須昌劉從君著芳族

題東城和尚舊所贈卷後

九年前長南雄幕重修帝師殿殿成命東城主之庚寅奉旨徵余翰林修撰東城求一言為別遂書此卷戊戌持節重來師漸老出舊卷重求余題因有所感故為書古詩以答

舊題墨如新重會俄九載俯仰興今昔令我重悲慨上人漸老大未覺顏色改富貴多危機山中福如海

趙貞常以善斵琴過知琴成奏之稱旨題其琴曰

天歷正音國子監藍信之徵予言二首

唐虞不可作大雅何寥寥居然正始音洋溢天歷朝一鼓聲氣和再鼓陰陽調令我樂忘味彷彿齊聞韶嶧陽多孤桐因得備采樵願言聖明世勿棄爨下焦

禮樂垂百年聖主乃當御奎章五雲間人文日宣著子猶師摯始風比關雎世猗歟聖人心借此發天趣麟鳳不在藪甘露降庭樹大地皆薰風寧獨子琴遇

題談命楊見心

陰陽無端倪大化不少息葉落已復萌泉枯又還溢虛盈消長機今古豈終極既見天地心禍福從測識何須泛天河眷眷支機石

請君勿縶驢

請君勿縶驢驢劣傷我樹樹死不足悲所悲種樹苦剏茲初夏臨清陰綠如雨亦解招涼吹為我滌炎暑顧言共愛惜相與保遲暮

大通驛阻風

秋晩方北征朔風撼平地差遟百計非留滯豈天意十日九不前半月始千里功名要多艱正患得之易少折輕疾心進德良在是

遣興二首

萬事勿介意時來即為之幽蘭豈無芳不與春風期大化亦已定愼保冰雪姿笑歌柳陰中劒光白差差

秋氣日已肅稍覺庭樹變江湖子非魚風雨容如燕桓

桓六尺軀漂母寄一硯伯牙莫我顧遂也羞自薦常悲楚卞氏刖足固求衒巢由古之人懐哉不可見坐久開我門江波白如練

度狼山

狼山出髙迴風急過如箭凄凄挾沙礫點點塵吹面我馬却復前努力與風戰寒日淡如月濕雨滿郊甸皮裘半為冰稍覺身體顫前村有人家酒熟亦堪薦關河老涉歷霜雪飽諳練丈夫政如此何必懐破硯

月夜

中宵月娟娟睡起得孤快樹影在流水天地有真態灑然心鏡空如或飲沆瀣妙趣茍得之著意成蔕芥

通大傅院使存初弓麓菴善書能詩

伊誰白雲菴矯矯北山麓天書發光怪五色爛幽谷梅月照溪水霜雪見喬木𢠶虛自生白初起待朝旭慨彼菴中人奇姿美如玉學道存初心忘情淡無欲文章發天籟氣節動坤軸親承紫皇詔來往監玉局一卷黃庭

經暇日應爛熟

種柳

造化無停機歲月甚行路種柳不滿年清陰已當戶柔條亦可人隨風為余舞即景殊愴然因悲樹如此

偶題

客言不可信可信惟至理惟理茍可行不可即中止倘或徇客言事變無定體問客謝不知積謗俱在已尚觀理若何勿為客所使題詩置座右聊識吾過爾

舟次蘇渡南望諸山怪狀謾成

羣山多不毛怪石忽湧出土壤剥落盡恍惚見山骨端方俄如屏秀聳忽如笏或員如覆釜或鋭如頓筆千奇與萬怪欲寫難備述誰意寂寥中驚見此突兀雙闕髙倚雲令人恣超忽

山中即事

霧罷海日髙衣襟尚餘濕髙秋煖如春鳴禽忽相及草木罕黄落寒蟲不成蟄時於極熱中頗覺凉思集於此

茍不察居然即成疾遊子思故鄉虛名空羈縶氣候何
紛紛朝夕常岌岌何如下澤車飽飯老鄉邑

次梅南劉先生韻

江梅苦難滋草木偏易長美人不可期有約輒屢爽惟
君礪操行如蚓食槁壤十年不相逢令我勞遠想疇昔
夜夢君拄杖時敲門夢覺即買絲直將繡平原滄桑萬
變餘俄然覩孤根重以契濶久傾覺顏色溫劇談到時
事剴切多危言猗歟忠節邦饑見善類蕃今秋風雨多

江水何翻翻風浪日夕湧清者亦復渾惟餘江邊梅高標至今存

感懷三首

喪亂八九年乾坤日流血人心久不古倫義悉磨滅豺虎在城市生民半魚鼈張弓不得射令我重嗚咽欲付之忘言寧無愧司臬

醉者常百千醒者纔一二苟或不自持醒者亦復醉諸君顧正大政好持善類庶幾綱目張或可起憔悴政事

如修明盜賊亦人爾無令賈長沙痛哭至流淚
喪亂靡有定天下無全材苟不事淫酗輒復多疑猜徒
知尚權勢不恤治體乖生民化盜賊田里多蒿萊狂瀾
亦既倒縱挽不可回顧忍賈生淚且進淵明杯

早發漨湖驛行康銅鋪

小雨不滑道好風吹我衣畏途得清涼實亦天念之念
之匪有他七十方督師上憂國步艱下憫生民疲區區
當努力早見平淮碑

寄蒙君禮元帥並書蒙泉二大字以貽之

清泉出深山初若甚蒙昧晝夜不住流日積漸充大滔滔忽成川滾滾直到海非比溝澮盈其涸可立待一朝隨蒼龍化作霖雨霈萬物俱沾濡初不分內外賦詩重期君奇勲著昭代

感時

世變日已深人心不如古狐狸向人號鰍鱔為誰舞承恩喜則人怫意怒還虎白日當交衢殺人莫知禦官府

不敢問曲意盡摩撫生者半逃移死者空塵土禮法徒有名生民已無主矧今居官人冰炭生肺腑中心為私室藉口誇公舉何意慕藺廉當面成漢楚事功無由成喪亂遽如雨上天亦何怒生民亦何苦紅日將西沈悲歌望伊呂

齒落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三齒動者日已落存者能有幾齒落何足悲所悲歲月逝行年已七十德業無可紀遠媿

趙充國成名向邊𨵿作圖上方畧雖老何亹亹豈獨誇當時餘光耀青史我今往韶雄事勢焉能已漢賊不兩立直欲洗國恥梅關一嶺隔調度亦易爾會當殺賊奴持以報天子何妨衣繡衣持節老鄉里

題韶州圖

貂蟬一何高武溪一何深可憐畫師筆寫余故鄉心故鄉有何好桑梓髙成陰童時所釣遊至樂不復尋重念松與楸斧斤日相侵莊舄豈不顯懐土仍越吟遊魚戀

故淵栖鳥戀舊林微物尚且爾況被冠與簪余年已七十持節滄海潯南北欲斷絶世道多崎嶮田園謾入夢魚鴈亦已沉縱使鐵石腸寧能不沾襟刼運會已極天道當禍淫願言輔吾志此賊真成擒浩歌返鷄山理我無絃琴

人心如春天

人心如春天變態不常一紛紛乍飛雨杲杲俄出日解衣遽生寒添衣又還熱寒熱既不時命我重致疾人心

固難知春天亦叵測萬事當自防底用長歎息

送鄜將軍元帥還郴古詩十首

桓桓鄜將軍討賊奮英武所至縛賊奴將以血釁鼓淮陰信無雙噲等焉足伍年富力正强成功報明主

桓桓鄜將軍賦性機甚警沈毅罕言語每發中肯綮及其聞善言沛然發深省酷吏盡掃除疲民得甦醒

桓桓鄜將軍憂國常戚戚䘏民苦凋瘵軍賦從何出慨然示無私政令始歸一倉庫豈不盈稽之不終日

桓桓鄜將軍苦天久不雨青黃不相續斯民亦良苦忠誠自心出虔禱遽如許神靈亦陰相青天雨如澍

桓桓鄜將軍擬歸集精兵涼秋八九月佇看官庾平其餘持土苴不戰將自傾與子當並驅笑欲南雄城

桓桓鄜將軍號令甚嚴肅荒村人夜行空谷鬼晝哭風霆無留滯迅若置郵速昨日歸牽牛推恩及茅屋

桓桓鄜將軍仗義能急難水陸勢既合破賊笑談閒聲名播南海威武耀北蠻明當喚班固勒名貂蟬山

桓桓鄜將軍罕與汙冗親所以奸諛夫無所容其身況耳不妄聽中心明如神誰知殺賊漢高出知書人

桓桓鄜將軍密爾宜章市公然一榻外老賊敢鼾睡一朝生致之持歸獻天子天子嘉其功聲名播寰宇

桓桓鄜將軍民社當自重但顧賊掃除勿遺民倥偬居民尚一空城存復何用此理君固知丁寧為君誦

滑石逕

盛暑遠行役既老尤難堪矧茲滑石逕亂石何崇巉上

有千丈崖下有百尺潭於焉茍失脚下飽饑蛟饞況余髮盡白齒落餘二三胡為遠行役攬轡衝瘴嵐為懐聖主恩優渥如雲曇臨難重却避臣子寧無慚平生志許國何敢辭苦甘烏知有險阻快若乘風帆督師急討賊醜類俱除芟持以謝明主拂袖還江南

家叔西隠結亭顔曰暖翠賦詩見寄次韻寄亭上

白髮逢盛世旰夕鳳翔翱青山讀舊書燈火雙目蒿閒從淡泊餘世與鴻蒙遭此意自有得此心不知勞不為

溟渤鯤不作井裏鰽孤亭撫萬竹無愧五柳陶試詢紫羅裳曷若粗布袍暖翠滴衣袂朱顏如春桃清風颯相遇鬚鬢何蕭騷阿咸老京國俯仰隨官曹富貴多危機平地生波濤回頭眄兹亭孰謂雲臺高

秋江送別

知己別已難木落秋正暮明朝孤船開呰生別時路歸看庾嶺梅已覺花盈樹回看章水雲馳情重含楚

題彭氏月池二首

高人散幽懷獨愛池水淨明月俄飛來池光漸如鏡中有驪龍珠紛紛白光映靜影涵太虛悠悠見天性好斫月中桂莫種池上松為諗結繁陰虛白生朦朧同波忽成紋澹澹來天風光彩更流麗感此多新功

題黃德明所藏山居圖

茆屋依密樹彎溪駕長橋山光遠泛泛野興寒蕭蕭寡合人所忌幽居誰見招撫時塵滿眼亦欲從漁樵

題琴隱

抱琴將何之駕言歸山陰南風苦難招逃虛豈初心鍾期固可鑄但恨無黄金惟應澗中泉知余為和音

淵明漉酒巾

脱我頭上巾漉此壺中酒糟粕既已無渣滓復何有陶然見天真長風起高柳

聽琴圖

山水有天趣寫向膝上琴聽者不少違獨覺用意深古今那可期今我重媿今審音諒匪難所貴相知心

戲題嬰兒圖

大兒初脫懐小兒猶戀乳凱風棘成薪母氏亦良苦人生襁褓中焉識母如此兹圖用情深人應盡為子

題贛太守文山與曾通判崖山追劉子後

古人重友誼不計官崇卑況以桑梓親謙學淳情觧節物重稠疊翰墨光淋漓不諂亦不瀆二老真吾師題詩語薄俗勿以富貴移

采蓮女

采蓮本貧女出身甚寒微為因妙歌舞遍體蒙珠璣覩此忽有感中夜常三思士當患無實不患無人知

聞鄰哭有感

毋哭其子長婦哭其夫短子魂不可招空使毋腸斷毋淚似海水海水亦有岸人間為毋心懐哉淚瀰旦

遊南華山

過此不可來來遊必須過山色青可掬溪水甘可薦低頭拜祖師妙音滿唐殿云何八百年生色尚在面三生

信有緣世亂能一見一見了即休敢作桑下戀別師出
山門山雲白如練

述懷

馬無千里姿伯樂固時有琴無山水音鍾期未嘗朽落
落不自強敢怨賈不售從今當閉門内省原無疚珠玉
倘有在山川自明秀遯世莫我知我亦甘白首

四皓

漢祖事嫚罵恥以長策干生平義不辱遠隱商山間軒

旻多險巇衣冠自高閒芝草甘且腴白髮明蒼顏超然
高物表於世了不關一朝詣闕下漢室安如山信有大
力量談笑回强淵始知老英雄未易淺近觀識器固有
待時至功無難往往渭水濵托興事釣竿

過龍門

龍門鬱嵯峨巖壑幽更深雲氣擁石壁雷雨懸太陰遠
遊得勝槩良足寫我心無人鞭長蛟為予一長吟

南城門外書所見二首

青松夾前道白楊蔭崇垣鮮鮮石麒麟不知誰家墳有
容行且歌歌罷向我言為言墳中人生時乘華軒粉黛
左右侍車馬前後奔乘時不飲酒今日空成塵
我行荒林翳道傍卧豐碑平生頗好古下馬細讀之盧
龍劉節度生當大唐時杖策奮威武勲業閑邊陲人無
百年身既盛還當衰植此頌功德亦有千年期埋沒蔓
草間赫赫誰復知往者已可歎來者更可悲

題劉翀霄五世圖

昔聞康節翁慈母八十餘揩前小稚子歡笑娛相呼甘旨足豐儉自謂此樂無今君祖母秦九十康強俱牙齒盡完好起居不資扶鮮鮮芙蓉裳皎皎明月裾綵輿親迎養獨覺榮日舒有兒俱白顛有孫亦銀鬚曾玄遶膝下日向庭闈趨一門極孝友五世咸怡愉矧君自奇士振策當要途風雲接平步日月明亨衢覃恩追考妣盛事誇里閭苟非母厚德此福寧獨居恨無漢史筆逐一為母書嗟予辱同姓感念成長吁祖年百又一孫子紛

如圭深衣晝錦緣曾繪家慶圖壽康世莫比好事傳京都翰林歐蘇輩詩頌焉可誣及今甫七載往事浮雲徂我恨豈有極君樂當何如題詩卷還君悠然淚盈袪

題淵明圖

雨過林壑靜寒禽變幽響稚子操一瓢良辰遂孤往微吹驚帽紗落日在鶴氅無營神自充有道心更廣籬菊雖未花隨意得真賞豈誠嗜杯酒借此陶所養先生真吾師開卷慰遐想鄙哉粘壁蛄白髮心怏怏

夜宿何家寨寨中止魏于二姓為婚姻

驅馬涉深澗山徑極深窈蜂房比老屋矗矗寄林藪頗辭塵俗喧迴出烟霞杪逡巡問主人住此安樂否主人向我言兩姓世相守輩輩為婚姻已是百年久開羣自牛羊忘歸任鷄狗怡然古人風此事出意表須臾羅酒漿兒女忽環遶殷勤勸我飲殊覺禮數厚自辭酒味薄將意不堪口聊得慰寂寞且用息奔走蘧廬止一宿漂泊等飛鳥愁多不成寐庭樹鷄戒曉天明趨長途失笑

愧林叟

高僉事招飲於城西門燕山亭

步出城西門晴日光離離不知春淺深緑葉含曉滋感兹時物變但恐毛髮衰徘徊燕山亭勝友相追隨鮮鮮棠梨花灼灼丁香蕤節序固已晩聊復折一枝緬懷古之人俯仰令心悲草玄良自苦獻璞寧非癡何如即時酒歌我浮雲詩漁人發清響遠過竹與絲風吹羅衣裳為子舞僛僛微酣劇談笑倒景已莫追為樂慎勿極尚

無負良時

木槎徑

我行木槎徑樹木高蔽天徑幽欲無路樹老不記年盛夏霜霰集白晝雷雨懸頭礙畢樹枝足踏深澗泉仰看咫尺間半日不得前方玆汗如雨陡覺風凄然行人謬調攝疾病相纏緜況若之藥物病亦何由痊古人號瘴鄉於以待貶遷予生果何爲自愧亦自憐一官號持斧從者多控弦精神復矍鑠手足多胝胼據鞍氣愈壯報

國心愈堅願言早平寇歸泛胥江船

寄監憲

亂鴉忽收聲羣鵲逐我屋俄傳報捷來渠魁已就戮生民久塗炭郡邑久陵谷道路少人行寃鬼白晝哭撫時亂已極在理往必復桓桓鄜將軍驍勇時所獨將軍固可嘉主憲多盛福上天既悔禍盜賊亦厭亂何況天下心亂極重思漢五羊號雄藩地列江右半魚鹽足富利戎馬素强悍憲君居是間九載屢克叛運籌多玄機臨

事有成算聲名達宸聰美譽流汗漫西江望旌旗如望雨濟旱政宜揮千金談笑遣黠漼乘機擣豫章克復在夕旦笑提叛臣頭庾嶺作京觀千秋萬古間留得路人看勲業埀無窮人生如露電

秋日即事

我辭五羊來老氣凌雲浮意謂此孽醜端可一戰收秋初抵韶陽事有大不侔主將恣貪暴田里多怨愁軍馬晨星稀盜賊春雲稠倏圍韶石砦窮迫已可憂又聞湖

南陳圍困連桂州譚侯棄南雄篤意歸舊丘牒報關外寇復有開韶謀民情堪恟恟儼如浪中舟乞師與請糧使者交庭陬蹇余持空拳無可應其求雖云百冗集烏足回其頭精神强奮迅隨意相應酬或誘以好爵或賚以銀甌或時糾民丁相予執戈矛南北各有事惟幄聊運籌胸次日擾擾回首已仲秋連桂忽報捷殺賊如星流州城雖無恙民物日已偷皇天實相我幸不貽時羞所嗟嚮石砦竟為賊俘囚撥兵既不利與賊空為讎桓

桓蒙將軍忠義誰與儔討賊為己任誓滅賊乃休雍容風鳴樹便捷鷹脫韝臨事每千慮為慮靡不周聚糧輒充棟饗士時椎牛意氣益傾倒士樂從之遊於時賴有此長笑看吳鈎

枕上偶成

欹枕聞晨鷄似覺微陽動吹燈起靜坐聊得醒醉夢神仙似可學惟在鍥鉛汞精神一相交龍虎自迎送周流如轉輪迅捷等飛鞚或疑雲霧蒸又若春泉湧古本甜

如飴遠過甘露甕天根與月窟春意滿空洞始信中庸
書中實多妙用蹇余迫衰暮王事何倥偬有息當自調
有心苦未統歸理藍田雲相期玉堪種留侯惜已遠此
約誰與共何年揖浮丘丹霄駕飛鳳

官軍破蘇村惡其與賊通賊兵破白沙惡民之不

相隨

蒼生果何辜十載墮塗炭天心不可知令我重悲惋自
從喪亂來盜賊苦搆患有田不能耕有園不能灌牛羊

被虜掠妻子各分散窮冬尚無衣日午猶未飯官府不我恤沈浮等鷗鴈脇從姑偷生縱死冀少緩昨夜官軍來又復誅反叛麤豪甚豺狼猛毒如狴犴一槩盡殺掠去賊纔一間玉石俱不分生民重糜爛縱賊官府嗔為民賊襍亂左右將安歸泛若無畔岸新春雨瀟瀟何忍聽悲歎願言忍須臾維持夜將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惟實集 卷五至七 附錄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朱奎

惟實集卷五

元 劉鶚 撰

五言律

勉學者

文學登名日青雲發軔初愼毋輕作吏亦足取亨衢得意宜思効功成更讀書異時橫浦上爛爛夜明珠

早發陽城疾赴軍壘風雪失路困記其苦二首

虛名不直死何事苦紛紛曠野惟空壘長途只斷雲日斜心更恐風急耳多聞未用輕哀颯狂歌一張軍生死不須念羸驂當疾驅悔來無及事到此欲何如有友堪同命無人可寄書忽看氊帳近魂魄暫時甦

次韻

有客慚毛遂何人薦馬周霜枯銅雀硯風冷木緜裘徐孺無懸榻元龍不築樓好將閒歲月乘興覓糟丘

為武寛則賦湖山

結屋紅塵外何人可得羣高情洞庭水逸興九疑雲漁唱江花晚樵歸野興曛是中最佳處涼月夜紛紛

送詩僧澤天全歸天竺

淵深知有本紙一更無機偶共浮雲出還同明月歸草生頻入夢花落不沾衣天竺山前路蒼苔雨欲微

京師會維揚舊友次韻以謝

宵殘明月老不復少年心最惜平山柳今無一樹陰雷塘春水滿海鶴暮雲深無限傷心事因君發浩吟

鄉人楊用甫戍家於彼載酒相勸因書

鄉語耳邊熟聞之喜入神誰知窮域外亦有故鄉人兒女皆椎髻鄉閭自睦婣一樽邀共酌尚覺此情真

清遠峽

峽東山如闢江灣路漸回可憐人化外謾說寺飛來殿圮風鳴樹廊虛雨濕苔漢蘇那可作忍聽暮猿哀

高榮祿築南城別墅蒼松老柏異花時果蔚然成林公與夫人乘小車攜二孫來往其間徵余賦

遂次杜公何將軍山林十首云

村迥疑無路堤平不復橋暖風開芍藥細雨洛凌霄自得幽居趣何煩隱者招小車來往熟來興不知遥

漸與紅塵遠應便野興清緑楊閑放鶴芳草坐聞鶯園果隨時摘畦蔬取意羮青山時徙倚如在畫圖行

田許羣童種糧堪一歲支鷄豚同里社鵞鴨自陂池已分身終隱何憂世莫知急流中早退寧遣歎紛披

接屋青青柳當軒灼灼花矮屏開錦繡喬木舞龍蛇深

淵雲堪煮清宵月可賒一時幽興極步屧過鄰家
書帙攜孫讀尊罍待客開閒心雲外鶴高興雪邊梅野
老時相看沙鷗亦復來絶憐老松柏清影蔭莓苔
穿樹通山色澆畦汲井泉魚肥堪膾炙鵞熟得絲縣怪
石粘枯蘚圓荷貼小錢便令金北斗寧換此山川
自從辭禁闥不復夢含香地僻塵機息心清六月涼烟
霞供笑傲琴鶴共行藏所喜身長健從教鬢髮蒼
百年半風雨五世此臺池陰滿蒲萄架春浮木槿籬持

家還有婦繼志豈無兒身外憂何事惟教酒榼隨
對客歌金縷家兒愛慶雲茂陵須病渴太守尚能文雲
映山光近烟開柳色分無邊閒富貴餘子苦紛紛
宦海久無迹風霜將奈何起看天尺五敢謂地無多往
事誰能憶高情自可歌年年當此日載酒一相過

龍虎臺蔚駕

俯仰城空是凄涼事已非虛傳天仗至不見祖龍歸地
迥風霜慘雲深日月微高堂一惆悵弱淚不勝揮

十月十四日崇天門聽詔有喜二首

聽罷龍飛詔揚休萬口俱公忠賴伊霍揖讓見唐虞禮樂開平治衣冠協贊謨祖宗遺澤在千載鞏皇圖

義理推明易君臣慶會難乾坤歸歷數社稷重山天意舒晴霽人心溢喜歡客愁渾為解驢背永歌還

哭饒上溪

霜蹄驚再蹶緑鬢忽華顛國子諸生集膏肓二豎纏死生人有命京洛客無氊歸骨知何日思君苦淚懸

致和參議吳彦洪天歴龍飛以罪貶既行薄俗欲求君夫人孔氏為室家孔聞之即自刎流血被面誓死不辱或聞而止越四年詔雪君罪且徵南還遂與夫人相見如初嗚呼視彼一易節不見荅於良人者槩可感矣

夫婦天倫重翻雲世變深秋霜持素節頸血見丹心嶺外梅花瘦閨中月影沈歸來情更苦喜極重沾襟

秋晚溪上

忽忽年華度茫茫野水流西風楊柳雨殘照菊花秋萬事蕉中鹿浮雲海上鷗功名遂意好何處有扁舟

月夜思家

清夜思家立中庭片月流惟憂故園菊還似昔年秋為口長憐鴈知機獨愧鷗明年二三月烟水五湖舟

送孔與之赴樂安尉二首

祖帳東門道青山得意歸山城花泛泛客路柳依依地僻經過少世平警邏稀有詩頻寄遠雲憶別時飛

行旅清晨發柴扉過夜局桑麻隨地緑蒼蘚上階青戚
武存三畧詞華本六經聖門家法在隨意憶過庭

過髙氏十里莊

乘風髙柳下捫虱老松林濁酒陶真趣清泉洗此心晚
花偏有態落日故多陰揭厲宜深淺行藏自酌斟

宿陽城時朧月九日辱和尚司鄉訪還因賦

但知為久住何用即能歸客子亦良苦官曹如此稀繁
霜吹老鬢斜日照征衣歲晚鄉心切長途恨不飛

題甯戚叩角圖

月色夜轇轕開門溪水明天機閒始得詩思静還生柳影臨流活鐘聲傍夜清頻醒塵土夢飛步欲登瀛

居庸關

形勢自雄壯古來番漢分千年有今日四海喜同雲木落樓臺出山深雞犬聞危闌閒立馬壯氣掃千軍

倪行簡由伴讀除江陵教授譚玄之集賢掾除南雄經歷命既下二公皆死於道聞之有感

南風久不競天豈薄斯文宦轍方云遠哀音遽忽聞秋
空殘葉露夜月斷鴻雲苦淚無從洒題詩獨弔君

哭友凡陳蒼志二首

用世有遠志讀書多苦心花殘偏值雨雲薄不成霖翰
墨風流盡興亡感慨深池邊老松樹無復共長吟
講習常同席閒關共出山青霄鶴背穩白晝錦衣還鵬
鶚思騰漢芝蘭竟化菅知君有遺恨重我淚潸潸

夜坐有感四首

稍稍月當戶蕭蕭風滿林夜寒香夢遠霜重漏聲沉孝
子終身淚忠臣到死心承平春似海豈料有如今
禍福當求已行藏欲問天干戈今更盛塗炭愈堪憐痛
恨儲胥鉄何由郟國圓恨無雙羽翼飛訴至尊前
禮樂將興日干戈獨盛時聖躬無失德天道苦難知嗟
爾民何負甘心賊忍為不平徒怏怏推枕起裁詩
大厦將傾日徒勞一木擎撥時難與禍避位敢忘君無
術能平寇持威謾張軍中宵時念此老氣欲干雲

報獲寇首

方建優陞議旋收斬馘功老夫殊雙鏁諸將盡英雄麾下人如虎行間馬似龍渠魁今就戮鄰寇勢應窮

題王棣詩卷後

白鷺從師日高涼發軔時正當供子職勿負故人期志在青雲遠心清白日遲少年宜努力勉汝强題詩

十二月桃花盛開有感賦之

梅花猶在樹桃蘂已盈枝嶺外驚春早江南得暖遲好

風吹錦繡細雨濕胭脂前度劉郎老無心為賦詩

寄雄州監郡

既往那容咎方來尚可追好將功折過直以勇忘私董卓誠堪鄙張巡豈是癡憑君當靜夜仰屋試深思

寄雄州太守譚元凱

幸際風雲會青雲縱轡初山川融間氣父子並司徒勲業千年在金珠過眼虛期君師卜式庶可遂良圖

題王志亮元帥草菴

中原方致力那復以家為結草脚為屋編花謾作籬招降多善策橫渠有新詩文武才全備王孫自一奇

曾惟吉所藏楊宗瑞贈其師張仲儒卷

諸老風流盡遺經孰與論攜持文墨在隱約父師存世遠情何極人亡道愈尊感君多古意珍重付諸孫

仲宜以所植菊花見貽以詩答之

新移初種菊送與老夫看縈縈黃金盞煇煇白玉盤雖遲偏有趣欲罷更凭闌烏府多松柏相期共歲寒

經居庸北

峽東石如闢山迴路漸高澗寒流水死衣冷北風鏖敗屋兵戈慘危途客旅勞晤人多出塞恨殺紫花袍

題宗性性菴

至理俱明徹澄澄海不波尚須妨蔽誘直欲致中和水面風光好天心月色多是菴清興足隨意得婆娑

送胡宗性歸武寧二首

江湖多薄惡兵甲更縱横失意青雲遠思親白髮生畏

途宜得友隨寓莫兼程堂上思君切持身勿自輕

文章追古作揮洒與時新可惜當衰運何由識偉人心堅無遠道孝感有神明華屋斑衣酒懸知笑語生

輓劉原耕并劉母黄氏宜人

我母忝同姓為兒猶弟兄親方悲夭折母獨喜恩榮誥金花爛斑衣鶴髮明暮年三釜養重我淚如傾

五言絶

雪罷小立二首

風吹樹枝雪片片點人衣塵濁有清意半因忙失之

呼童清曉起掃卻門外雪日出消作泥惟恐涴幽潔

六言絶

題羅斗明

離别本來最苦相逢正值高秋腸斷扁舟難挽煩君細問安流

惟實集卷五